



钱物身外 亲情最贵

“快报为你寄思念”今起告一段落

记者 金洁洁 插图 连诚

昨天是清明节,从今天起,“快报为你寄思念”栏目将告一段落。我们今天选登最后一批来信。借用朋友圈的一句话:爱是不会失去的,只要你爱过,在爱面前,生死是渺小的,爱你的人无论到了哪个时空,都会爱着你。

钱物身外 亲情最贵

追思人:车幼健,67岁,退休前是会计。2013年母亲节,快报曾报道过,32位青蓝小学(原东海小学)的72届毕业生,为89岁的班主任陈芝荪老师同贺节日,在曲院风荷喝茶、聚餐、合影留念,追忆青春……这位陈老师,就是他母亲。

我的母亲陈芝荪,青蓝小学退休教师,去世快两个月了。

妈妈,你没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给我们留下几句话,但当你去世后,我们在抽屉里发现你在2010年9月6日就写好的一张条子,指出“钱物身外,亲情最贵”。最后你还写道:“妈真不愿离开你们”……

我们伤心极了,眼泪哗哗流了下来。妈妈,如今我们看到你的照片,就心里难过,我们兄弟三人都退休了,多么希望能多陪陪你过过好日子啊!

2015年7月,你脑梗后,每天给你起床、梳头、洗脸刷牙、打针、喂饭、吃药、扶走路、按摩等,现在一下子都不用做了,再也听不到你的叫唤声,再也看不到你视频通话的身影,再也不能扶你走路,再也不能为你吹葫芦丝、给你听越剧,一切一切就这么戛然而止。妈妈啊,曾经怨你整天吵闹,如今成为我最后悔的事。

当甜甜做回家作业时,仿佛你还坐在一边安静地听着,一边吃着你给的大红枣和大核桃肉,一边不时地在做几道数学题或说几句英语;当我们吃饭时,仿佛还要给你盛碗饭菜,给你打胰岛素;当我半夜醒来,仿佛还要看看旁边床上你睡得好吗……

春节他说想回家过 要写春联放鞭炮杀鸡宰羊

追思人:傅淑青,24岁,网站编辑,浦江人,在杭州工作。

我的伯父是个农民,他一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传奇,有的只是严寒酷暑下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劳作。他背着锄头种过田,远走他乡做过铁匠,提着沉重的电瓶下河捕过鱼,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当过任人呼来喝去的小工。

他总是嚼着口中还未完全吞咽下的饭菜便匆匆出门,迎着暮色,又拖着疲惫的身体,骑着他那辆“永久”牌破旧的自行车回来。

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们眼里身强力壮的他会患上癌症,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被医生推进抢救室急救,有时候是在深夜,我们并排坐在抢救室外,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他奇迹般地熬了过来。熬过了元旦,熬过了除夕,他的精神竟一日地地好转,清瘦的脸也越来越红润。除夕的前几天,他还跟我说,今年春节,想回家过,还要和从前一样,写春联、放鞭炮、杀鸡宰羊,做一大桌的美味佳肴……但不久后,当我见到他时,他已经成了木匣子里的一堆白花花的骨灰。

他走得很平静,在伯母的怀里一觉睡去,便再没醒来,没有挣扎,没有痛苦,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

他劳累了一生,奔波了一生,辛苦了一生,的确是该休息了。我们不敢放声大哭,怕打搅他此刻正在做的好梦,或许他梦见住上了大房子,或许梦见他坐着飞机去北京游玩,或许梦见了满是阳光的午后,躺在躺椅上安享着天伦之乐。



做人良心顶要紧

追思人:徐见力,65岁。

母亲离开6年了,没有她的日子,我过得就像个“孤儿”。每天,我去医院看望妻子,给妻子送菜糊,做护理回来,骑车进小区,再也看不到她在三楼窗口期待我回家的身影,听不到她夹带着诸暨口音的招呼声。她提不动一茶壶水,就半壶半壶地烧开后冲入热水瓶,为的是让我晚上从医院回来有开水喝有洗漱的热水……

妻子瘫痪在床已有18年,一直是我在照顾。我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生前多次说过的那句话:“做人良心顶要紧!”

又是一年清明节,我想跟母亲说:您的儿子我说过,爱,永远不会倒下!

在琅玕岭脚下度过一生 是我最大的福气

追思人:丁云川,75岁,杭州市第三届十大平民英雄。

岳父朱长荣,离开我们一年多了,享年91岁。他出生在梅家坞世代茶农的家里,八岁就翻琅玕岭到龙井胡公庙采茶。稍长,又翻琅玕岭挑柴到岳坟、涌金门一带卖,补贴家用。他历尽抗战的磨难,饱尝旧社会的苦楚,解放后,翻了身,他是梅家坞最早的互助组发起人之一。

晚年,他多次说:走遍天下,最好是琅玕岭脚下;做人哪个时候最惬意,采茶掘茶汗流浹背,躺在琅玕岭的树下休息,浑身凉爽最惬意;哪个时候最高兴,生产队年终结算钞票不倒挂最高兴;在琅玕岭脚下度过一生,是我最大的福气……

你总是提着罗裙 踩着小碎步往前走

追思人:龚凡。

常常喜欢一个人望着天空发呆,远处有双熟悉慈祥的双眸;常常喜欢一个人静静走在田野路边,想起小时候跟奶奶相依相伴。每次跟奶奶出去,她总要担心我踏脏她长长的罗裙让她摔倒,总是提着罗裙踩着小碎步急急地走在前头,佯装生气一边回头一边让我别跟得太紧。而我却每次牢牢地拽着奶奶的罗裙一路小跑,总是担心一不小心放手就跟丢了……

细雨迷离,鲜花独开,又是一年清明节!

他是公司所有计算机的 全科医生

追思人:王工一,和孟东光是原浙江中义集团同事,15年的好友。

壮年早逝的东光(1971年11月19日-2014年10月25日),诸暨应店街镇人,1989年由诸暨中学考入上海理工大学,毕业后在浙江中义集团、浙江恒亮建设有限公司工作。

他计算机系毕业,又喜欢钻研,在中义集团计算机科,特长得到充分发挥。那时候计算机是个新事物,一般人老是吃计算机的苦头,碰到问题,大家喜欢去找孟东光。他很有耐心,查线路,测硬件,试软件,顺藤摸瓜,除非因为需要购置配件,一定一修到底,不在乎是否已经下班,不在乎是否已经深夜,不在乎是否节假日。通俗地说,他就是公司所有计算机的全科医生。

大舅捐眼角膜前 和协调员互竖拇指令人落泪

追思人:阿飘,30岁,金融行业。

大舅去年突发急病,在9月离开了我们。大舅气质儒雅,年过六十无一根白发,望之如四十许人。他品位不俗,收藏的邮票钱币、去过的景点门票、个人笔记信函,无不整理得井井有条;他爱好体育,乒乓球多次在业务比赛中获奖,也曾挑战自我多次参加横渡钱塘江活动;他热衷公益,汶川地震后与一四川女孩结对,除捐助外亦联系不辍,当年的小女孩现已成为救死扶伤的护士,在他病后探望时哭成了泪人;他爱护弟妹,热情耿直。

在大舅生命的最后时刻,吐字已极为困难,却仍极力用手势表达捐献器官的愿望,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朱强荣来到病床前,将捐献眼角膜的荣誉证书递到他手中时,他与老朱互竖大拇指的场景让见者落泪。

